

追寻、僭越与迷失
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中
犹太人生存状态研究

Quest, Transgression and Loss:
A Study on the Existential Condition
of the Jews in Philip Roth's Later Novels

孟宪华 ◎ 著



人民出版社

追寻、僭越与迷失

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中 犹太人生存状态研究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

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中犹太人生存状态研究

（课题号11YJC752013）的成果



Quest, Transgression and Loss:
A Study of the Existential Condition
of the Jews in Philip Roth's Later Novels

孟宪华 ©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中联学林

责任校对:张明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僭越与迷失: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中犹太人生存状态研究 / 孟宪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

ISBN 978-7-01-015124-3

I. ①追… II. ①孟… III. ①罗斯, F. —小说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8179 号

追寻、僭越与迷失

ZHUIXUN JIANYUE YU MISHI

——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中犹太人生存状态研究

孟宪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4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5124-3 定价:33.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菲利普·弥尔顿·罗斯(Philip Milton Roth, 1933—)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犹太裔作家,也是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小说家之一。罗斯素来以多产并始终保持高质量的创作著称,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文学界崭露头角以来,他已创作了三十余部作品,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但纵观其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以《反生活》(*Counterlife*, 1986)为分水岭的后期创作无疑是取得了更为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其后期创作中,罗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国际社会,从而得以更为全面地考察犹太人的生存状态。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过程中,罗斯关注的中心始终是犹太人的生存状态。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罗斯分别从身份问题、家庭危机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对犹太人进行了全方位的书写。通过对罗斯后期小说的研究可以发现,“僭越”已经成为犹太人生存状态中的关键词。罗斯笔下的犹太人大多生活于自由意志与个体意愿之中,生活于界限与僭越的游戏之中。为了心随所愿,他们往往无视社会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敢于逾越自我、身份、种族、情色、权力等界限,勇于我行我素地践履躬行。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他们以敢越雷池、勇跨界限著称。但是,他们的追寻却往往是徒劳之旅,以迷失或悲剧告终。

本书以追寻、僭越与迷失为中心主题,以文化分析和文本阐释为基本方法,运用有关身份、权力、文化、空间等理论,重点研究罗斯后期创作中的十二部小说文本,以期考察犹太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生存状态。除导论和结语外,本书共分四章。

导论部分介绍罗斯的文学地位,阐释罗斯研究的意义,梳理国内外罗斯研究的现状,指出研究空白——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尚未见到以罗斯后期小说为研究对象,以犹太人生存状态为研究目标的研究专著。本书致力于在该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章探析后现代时期罗斯的小说创作。罗斯的后现代主义创作特征体现在:他的创作是一种僭越书写,始终关乎界限与僭越之间的互动。在其小说中,书写的世界与生活的世界之间的界限几近消失,自我的界限不断受到质疑

和挑战。同时,为了更好地凸显罗斯后期作品中犹太人的追寻、僭越与迷失状态,本书考察了罗斯前、后期作品中犹太人生存状态的嬗变。罗斯前期作品中的犹太人大都生活在规约下、负罪感中,后期作品中的犹太人则受自由意志和自我意愿的支配,生活于“游戏人生”的僭越之中。

第二章探讨《反生活》和《夏洛克行动》中犹太人的身份危机。作为一个永久流浪的民族,两千年来,犹太人一直以散居的状态生活于世界的各个角落,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非但没有解决犹太人的身份危机问题,反而使他们在身份上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危机。在追寻身份的过程中,他们跨越了自我的界限,他们的身份也随之逐渐呈现出变动不居性和无法确定性。

第三章探究后现代语境下犹太人家庭单位的解体。在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前,家庭始终是犹太人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但是在后现代社会里,僭越与逾分主导着犹太人的家庭生活,导致他们的家庭生活面临重重危机。在我行我素的子辈面前,原本极具权威的父辈失去了昔日的威严,代际之间陷入冷漠与冲突之中;异化和背叛等逾分状态成为犹太人婚姻生活的主色调,犹太人的婚姻生活也因而变得岌岌可危。老年犹太男性,尤其是那些孤鰥、离异、不婚的独居犹太男性,游离于社会道德规范之外。他们在僭越方面更是随心所欲地把性作为对抗衰老和死亡的有力武器。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无法摆脱伴随衰老而至的生存危机和抑郁的生活状态。

第四章考察犹太人所寄身的多元社会意义的最终消解。在后大屠杀时期,犹太人仍然在追寻他们的理想家园,但却发现自己仍处于无以为家的尴尬境地。在“希望之乡”的美国,犹太人还是处于“试用期”的白人,他们需要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歧视与仇恨、反犹言行,以及各种政策限制。与反犹历史悠久的欧洲大陆相比,美国虽然为流散于此的犹太人提供了更多的成功机会,但是他们仍然没能摆脱生存艰辛、同化艰难等问题。那个“流着奶与蜜”的“上帝应允之地”——以色列国,已变成了一片充满冲突与暴力的疆域。在温文尔雅的英国,反犹主义早已深入骨髓,成为英国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犹太人对家园的追寻不容乐观,对梦想的探寻同样也是令人丧气。在四部以美国梦为主题的小说(《美国牧歌》《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人性的污秽》和《愤怒》)中,追梦主人公的种种僭越行为使他们的追寻以失败或幻灭告终,而主人公的人生也都以悲剧谢幕。罗斯试图借此表明,美国已不再是机会与梦想之地。

结语概述罗斯后期小说中犹太人以追寻、僭越和迷失为主要特征的生存状态,以及僭越在犹太人生活、罗斯书写和认识论上的意义。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第一节 国内研究现状	/ 15
一、学术论文	/ 15
二、学位论文	/ 19
第二节 国外研究现状	/ 20
一、专著	/ 21
二、学术论文	/ 24
三、学位论文	/ 28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29
第一章 后现代时期的罗斯	38
第一节 后现代语境下的创作	/ 40
一、界限的消失:书写的僭越	/ 41
二、跨越自我的界限:元小说	/ 47
第二节 罗斯前、后期作品中犹太人生存状态的嬗变	/ 53
一、前期作品中的犹太人:规约下的个体	/ 54
二、束缚与负罪感中的沉重	/ 64
三、后期作品中的犹太人:自由的个体	/ 69
四、人生如戏话语的建构	/ 78
第二章 犹太人的身份危机	86
第一节 《反生活》:身份的变动不居	/ 86
一、亨利的反生活	/ 90

二、内森的反生活	/ 96
三、身份变动不居的背后	/ 106
第二节 《夏洛克行动》:身份的不确定	/ 107
一、当自我被冒名顶替时	/ 109
二、当冒名顶替者被冒充时	/ 114
三、冒名顶替的政治学	/ 118
第三章 家庭单位的解体	124
第一节 家庭危机的显像	/ 125
一、支离破碎的家庭	/ 125
二、岌岌可危的婚姻	/ 136
第二节 另类生存的表达	/ 141
一、以性对抗衰老	/ 143
二、以性对抗死亡	/ 147
第三节 老年的悲哀	/ 150
一、生存的危机	/ 150
二、抑郁的生活	/ 153
第四章 多元社会意义的最终消解	156
第一节 无处为家	/ 156
一、美国:乐土的幻象	/ 157
二、以色列:冲突与暴力的场域	/ 169
三、英国:反犹的集体无意识	/ 172
第二节 渐行渐远的美国梦	/ 178
一、《美国牧歌》:自我与经验的僭越	/ 181
二、《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理性与身份的僭越	/ 192
三、《人性的污秽》:种族与情色的僭越	/ 207
四、《愤怒》:权力的束缚与僭越	/ 221
结 语	232
参考文献	236

导 论

菲利普·米尔顿·罗斯^①(Philip Milton Roth, 1933—)是活跃在当代美国文坛的一位独具特色的犹太裔作家,他所获得的诸多荣誉和文学奖项足以显示出他在文学创作方面不可置疑的成就;同时,他所受到的众多指责和非议既证明其作品的影响力和复杂性,也表明他作为一位犹太裔作家所要面对的众多压力和所要面临的艰难抉择。

罗斯于1933年3月19日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是第二代犹太裔美国人。罗斯从小就天资聪颖,喜好读书,学习成绩优异,素有“神童”之称。1950年高中毕业后,他进入鲁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纽瓦克学院学习,一年后,转入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并于1954年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55年罗斯获得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随即在母校任教,专职从事教学和写作。由于早年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功,罗斯终止了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后来他又在爱荷华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写作和比较文学等课程,直到1992年退休。

1959年,罗斯与玛格丽特·马丁逊·威廉姆斯(Margaret Martinson Williams)结婚,三年后开始分居,之后便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离婚诉讼,直到1968年玛格丽特死于车祸,罗斯才彻底从婚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这段痛苦的经历让他从此对婚姻望而却步。直到1990年,罗斯才再次与英国著名女演员克莱尔·布鲁姆(Claire Bloom, 1931—)步入婚姻的殿堂,虽然两人已进行了长达十

① 本书统一采用“菲利普·米尔顿·罗斯”作为“Philip Milton Roth”的中文译名,另有译名分别为“菲利普·罗思”“菲利普·劳思”“菲利浦·罗思”或“菲利浦·罗斯”,引文中的译名仍以原文为准。

几年的恋爱,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五年时间。两次失败的婚姻经历对罗斯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罗斯以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编辑和学者的多重身份确立了自己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他“以自己多产的创作和深邃的思想为美国当代文坛增添了许多杰出的经典之作”。^① 罗斯是一位学者型作家,他思想深邃、文风犀利。1959年,罗斯发表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再见,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 and Five Short Stories*)即为他赢得了由美国文学艺术院提供的“古根海姆奖学金”(Guggenheim Fellowship),并即刻得到文学评论界的好评。索尔·贝娄在著名文学杂志《评论》(*Commentary*)上撰文盛赞道:“与我们闭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光溜溜地呱呱坠地不同,罗斯先生一出场,指甲、毛发、牙齿都已长齐,他说话流利,技巧娴熟,机智幽默,富有生气,具有名家风范”^②;美国著名犹太裔批评家欧文·豪(Irving Howe)在《新共和》杂志上则如是说:“许多作家需要终其一生刻意追求的那些东西——独特的声音、稳妥的节奏、鲜明的主题——菲利普·罗斯似乎马上就全部找到了”^③;《新闻周刊》也赞扬这是一部立意独特、富于创新的“时代杰作”。翌年,《再见,哥伦布》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犹太书籍委员会颁发的“达格夫奖”(Daroff Award),成为罗斯创作初期辉煌成就的记录。事实上,它的影响力至今不减,仍是批评家眼中的宠儿:“这些故事不仅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而且至今仍有新意,并引导人们根据后现代的身份理论、族群特征、消费主义以及美国梦等论题进行新的阐释”^④。罗斯的第三部小说《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 1969)^⑤成为美国年度最佳畅销书,也使得罗斯成为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名人,尽管是一位“极其不情愿的名人”^⑥。为了远离声名所带来的喧嚣,以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和教学中去,

① 江宁康:《美国当代文学与美利坚民族认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0页。

② Bellow, Saul: “The Swamp of Prosperity”, *Commentary* July 1959, p. 77.

③ Howe, Irving: “The Suburbs of Babylon”, *New Republic* 15 June 1958, p. 17.

④ Rabin, Jessica G.: “Still (Resonant, Relevant and) Crazy after All These Years: *Goodbye, Columbus and Five Short Stories*”, Philip Roth: *New Perspectives on an American Author*, ed. Derek Parker Royal,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2005, p. 9.

⑤ 另译作《波特诺的主诉》或《波特诺伊的抱怨》。

⑥ Royal, Derek Parker: “Texts, Lives, and Bellybuttons: Philip Roth’s *Operation Shylock* and the Renegotiation of Subjectivity”, *Turning Up the Flame: Philip Roth’s Later Novels*, eds. Jay L. Halio & Ben Siegel,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5, p. 69.

罗斯搬至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过着半隐居式的生活。

作为美国文学界普遍认可的“活着的文学神话”,罗斯已成为当代美国最杰出的犹太裔作家,堪与福克纳、贝娄等文学巨匠比肩。自1959年发表《再见,哥伦布》以来,视文学为一种“宗教呼唤”的罗斯一直笔耕不辍,截至2010年10月,他已发表三十一部著作^①。罗斯已发表的作品包括:《再见,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 and Five Short Stories*, 1959);《放手》(*Letting Go*, 1962);《伊人好时》(*When She Was Good*, 1967);《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 1969);《我们这一伙》(*Our Gang*, 1971);《乳房》(*The Breast*, 1972);《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 1973);《我作为男人的一生》(*My Life as a Man*, 1974);《阅读自我及其他》(*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1975);《欲望教授》(*The Professor of Desire*, 1977);《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 1979);《解放了的朱克曼》(*Zuckerman Unbound*, 1981);《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1983);《布拉格的飨宴》(*The Prague Orgy*, 1985);《反生活》(*The Counterlife*, 1986);《事实:一个作家的自传》(*The Facts: A Novelist's Autobiography*, 1988);《欺骗:一部小说》(*Deception: A Novel*, 1990);《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Patrimony: A True Story*, 1991);《夏洛克行动》(*Operation Shylock: A Confession*, 1993);《萨巴斯的戏院》(*Sabbath's Theater*, 1995);《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 1997);《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I Married a Communist*, 1998);《人性的污秽》(*The Human Stain*, 2000);《行话:与名作家论文艺》(*Shop Talk: A Writer and His Colleagues and Their Work*, 2001);《垂死的肉身》(*The Dying Animal*, 2001);《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A Novel*, 2004);《凡人》(*Everyman*, 2006);《退场的幽灵》(*Exit Ghost*, 2007);《愤怒》(*Indignation*, 2008);《羞辱》(*The Humbling*, 2009);《复仇女神》(*Nemesis*, 2010)。另外,罗斯还有众多短篇小说、戏剧、散文和文学评论零散地发表于各大报纸杂志,至今仍未入集。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在美国仍然健在的四位一流小说家中,罗斯是其中之一,另三位分别是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唐·德里罗(Don DeLillo)和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调查结果表明布鲁姆的判断是正确而公允的。2005年初,《纽约时报书评》举办活动,意在评选出近二十五年来美国最佳长篇小说,有两百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等文坛重

① Roth, Philip: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01, p. 67.

要人物参与了此次评选。在评选出的前二十二部小说中,罗斯的作品达六部之多:《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 1997)、《反生活》^①(*The Counterlife*, 1986)、《夏洛克行动》(*Operation Shylock: A Confession*, 1993)、《萨巴斯的戏院》(*Sabbath's Theater*, 1995)、《人性的污秽》(*The Human Stain*, 2000)和《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A Novel*, 2004)榜上有名^②。进入 21 世纪以来,罗斯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有评论家认为,“进入古稀之年的罗斯,他的精力和创造力,就像强劲的密西西比河一样奔流不息”^③。古根海姆文学基金会会长约耳·康纳罗(Joel Conarroe)坦言道,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代美国作家不是厄普代克就是罗斯,但他认为罗斯的希望更大;他把罗斯与贝娄、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并列,并声称无论在创作数量还是质量方面,今日无人可比^④。由此可见,罗斯已成为自 1980 年以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也是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最具竞争实力的小说家之一。乔国强教授对罗斯在美国犹太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评价如下:“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与辛格、贝娄、马拉默德三人共同构筑了美国犹太文学的基本框架,或者说,共同成为支撑美国犹太文学这座殿堂的四根主要支柱”^⑤。

罗斯的作品深受读者和批评家的青睐,曾获奖无数,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获奖专业户”。他曾两次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⑥、两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⑦、三次获得笔会/福克纳奖^⑧,1970 年他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1998 年荣获白宫颁发的美国国家艺术奖章,1999 年获得普利策奖,2002 年荣获美国国家艺术院最高奖——小说金奖^⑨。2006 年他喜获笔会最高奖项——纳博科

① 另译作《逆生活》或《对立的生活》。

② 田冬青:《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获“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外国文学动态》2007 年第 2 期。

③ Walden, Daniel: “Foreword”, *Philip Roth: New Perspectives on an American Author*, ed. Derek Parker Royal,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2005, p. viii.

④ 参见 Senior, Jennifer: “Philip Roth Blows Up” in *New York*, Jan. 5, 2000, “<http://nymag.com/nymetro/arts/features/2983/>”。

⑤ 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441 页。

⑥ 《再见,哥伦布》和《萨巴斯的戏院》分别于 1960 年、1995 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⑦ 《反生活》和《遗产》分别于 1987 年、1992 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

⑧ 《夏洛克行动》、《人性的污秽》和《凡人》分别于 1993 年、2001 年、2007 年获得“笔会/福克纳奖”,罗斯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三度斩获该奖项的作家。

⑨ 该奖项曾颁给约翰·多斯·帕索斯、福克纳以及贝娄等人。

夫奖,2007年获首届笔会/贝娄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久候不至的诺贝尔文学奖外,罗斯几乎囊括了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①。事实上,罗斯也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后提名,是当代美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小说家之一。除此之外,罗斯的全部作品获得“美国文库”的出版资助^②。在美国作家中,除罗斯之外只有两位作家生前享此殊荣: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 1909—2001)和索尔·贝娄。获此殊荣时,韦尔蒂已是九十岁高龄,贝娄届时八十八岁,而罗斯是七十二岁。可见,罗斯已成为在世时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作家。进入该文库,即意味着正典化:罗斯的全部作品“将被防酸纸精印,成为国家资产而典藏”^③。

① 除上述奖项外,罗斯获得的重要奖项和荣誉还包括:1959年,《爱泼斯坦》(“Epstein”)获得《巴黎评论》授予的阿迦汗奖(Aga Khan Award);1959年,《犹太人的改宗》(“The Conversion of the Jews”)收入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集;1960年,短篇小说《信仰的卫士》(“Defender of the Faith”)收入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集。1960年,罗斯因短篇小说《信仰的卫士》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竞赛二等奖;1965年因其戏剧创作获得福特基金;1980年,《鬼作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83年,《解剖课》获得美国书评人协会奖提名;1984年,《解剖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92年,《遗产》入选《时代》周刊年度最佳非小说。1993年,罗斯获得人文学科犹太文化成就奖;1994年,《夏洛克行动》入选《时代》周刊年度最佳美国小说,同年获得捷克共和国颁发的卡尔·卡派克奖(Karl Capek Award);1997年,《美国牧歌》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98年,《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获得英语国家联盟大使书籍奖(Ambassador Book Award);2000年,《人性的污秽》获英国W. H. 史密斯年度最佳图书奖(W. H. Smith)和法国文学界第二重要奖项——美第契年度最佳外国图书奖(Prix Medici);2001年,罗斯荣膺《时代》杂志美国最佳小说家称号;2001年,罗斯获得捷克共和国颁发的弗朗兹·卡夫卡奖;2004年,《反美阴谋》荣获英国W. H. 史密斯年度最佳图书奖,罗斯成为该奖项设立四十六年来第一位两度荣获该奖的作家。2005年,罗斯因《反美阴谋》获得另类历史倾斜奖(Sidewise Award for Alternate History)和2003~2004年度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奖。2011年,七十八岁的罗斯又击败其他十二位重量级候选人,摘得第四届国际布克文学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

② 2005年,七十二岁的罗斯成为第三位在世时被收入“美国文库”的美国作家,他的全部作品将获得资助出版,罗斯也因此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正典化的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这套八卷本文集拟于2013年出齐。《愤怒》出版后,罗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想他们可能得再添加一卷,因为从最初计划的酝酿到现在,我又写了大约四部作品了”,参见[美]詹姆斯·穆斯蒂施:《〈愤怒〉: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校园的缩影——菲利普·罗斯访谈录》,孟宪华译,李汝成校,《译林》2011年第1期。事实上,到2010年10月,罗斯实际上又出版了六部作品。罗斯始终坚持“生命不止,创作不息”的理念,该文集的卷本数恐怕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参见[美]蒂娜·布朗:《生命不止 创作不息——菲利普·罗斯访谈录》,戴兴伟、孟宪华译,《文艺报》2010年10月22日。

③ 南方朔:《交会时没有光,只有黑》,参见[美]菲利普·罗斯:《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李维拉译,中国台湾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0页。

罗斯的文学成就得到了众多文学评论家的充分肯定:他是“最引人入胜的作家”^①,也是“最有成就、最富洞见的小说家之一、最杰出的文体家之一、最敏锐的讽刺作家之一”^②,更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是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作家之一”^③。艾伦·库珀指出,罗斯完美的叙事才能“几乎无人能够企及”^④。布莱克·莫里森直接反问道:“现在不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更待何时?”^⑤斯蒂芬·维德认为,“从一开始,他的写作就具有煽动性,他坦诚,极具讽刺意味和娱乐性,具有类似莱尼·布鲁斯^⑥(Lenny Bruce)式的直率,点缀其间的是对第一代移民失落世界的挽歌”^⑦。

在得到文学评论界盛赞的同时,罗斯所受到的指责和非难也一直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不绝于耳。作为美国犹太文学中的“异质成分”^⑧,他所受到的批评和指责与其所受到的赞誉和好评不相上下。正像桑福德·平斯克(Sanford Pinsker)所总结的那样:就罗斯批评而言,很少有中间路线而言,批评家“要么钟爱他的作品,要么厌恶他的作品”^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代作家中,

① Brauner, David: *Philip Roth*,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

② Safer, Elaine B.: *Mocking the Age: The Later Novels of Philip Rot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 163.

③ Herman, David: “What if His Parents Were Right?” *Jewish Quarterly* 196, 2004, p. 76.

④ Cooper, Alan: “It Can Happen Here, Or in the Family Values: Surviving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Philip Roth: New Perspectives on an American Author*, ed. Derek P. Royal,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2005, p. 252.

⑤ Morrison, Blake: “The Relentless Unforeseen” (Review of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The Guardian* (“Review”), October 2, 2004, p. 2.

⑥ 莱尼·布鲁斯,美国犹太裔喜剧演员,通常被称为 a stand-up comic,即站着表演的喜剧演员,是指在夜总会对观众说笑逗乐、表演幽默独脚戏的演员。

⑦ Wade, Stephen: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1945: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9, p. 66.

⑧ “异质成分”是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概念,用于指一切抗拒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常规生活方式的社会集团,包括离经叛道的艺术家,也包括被社会规范所排斥的各种边缘人,如社会贱民、妓女、流氓无产者、疯子、造反者、革命者等,这些人无法被同质社会所同化,参见汪民安编:《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54页。以其对犹太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描写和情色偏好,罗斯无异于一位与传统犹太作家分道扬镳的异质艺术家。

⑨ Pinsker, Sanford: *The Comedy That “Hoits”: An Essay on the Fiction of Philip Roth*,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5, p. 3.

能够招致如此多敌意的,除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①(Salman Rushdie, 1947—)之外,几乎无人能出罗斯之右。对罗斯的批评之声和赞誉之声几乎同时出现,《再见,哥伦布》甫一出版,在获得如潮好评的同时,批评之声、甚至是杀伐之声便随之鹊起。有趣的是,对罗斯最严厉的批评大多数来自于犹太人。罗斯受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罗斯所刻画的犹太人形象不够正面和典范。罗斯小说中所刻画的犹太人大都是让犹太人感到羞耻的人物形象,例如逃避责任的犹太士兵,通奸的犹太丈夫,挥霍无度的犹太物质女儿,以及好色的犹太儿子等等。罗斯受到指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对犹太人所造成的潜在威胁。对他持批评态度的犹太人坚信,罗斯的作品会进一步强化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会愈发煽动起非犹太人的反犹情绪。另外,根据身份的政治(identity politics),犹太人认为,作为犹太裔作家,罗斯应该成为犹太族群的模范和榜样,应该对犹太族群负有一定的责任,正像《鬼作家》中的法官利奥波德·瓦普特所深信的那样,“艺术家对自己的同胞,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对真理和正义的事业,负有一定责任”^②。但罗斯坚信艺术创作的自由,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小说家,而不是犹太人的代言人。他认为自己“不想、不愿意、也不能为美国犹太人代言”^③。正是因为不愿意出于宣传的目的而刻画正面的犹太人形象,也不愿意让作品中的犹太人成为犹太人的模范,罗斯因而遭到背叛族群的指责。在《夏洛克行动》中,罗斯对这种情况总结道:“我对犹太人没有负起责任,这一直是我创作生涯的主旨”^④。很多罗斯专家(包括罗斯自己)都认为,罗斯的文学事业正是在与犹太读者的冲突中建构起来的。更有趣的是,犹太作家对罗斯的批评

① 印度裔英国作家,因1988年出版小说《撒旦诗篇》引起极大争议。1989年2月14日,伊朗原宗教及政治领袖阿亚图拉·鲁霍拉赫·霍梅尼宣布判处拉什迪死刑,并号召教徒对其采取暗杀行动。罗斯也有过与拉什迪类似的遭遇。1957年,罗斯在《纽约客》上发表短篇小说《信仰的卫士》,激起了很多读者的愤怒,一位纽约颇有声望的犹太拉比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他写给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的信中写道:“采取什么措施使这家伙闭嘴了没有?中世纪的犹太前辈们会知道该如何处置他”,参见Roth, Philip: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01, p. 204。让罗斯感到庆幸的是,自己生活在崇尚权利与自由的美国,不用在意这样的威胁,更不用像拉什迪那样整日提心吊胆、东躲西藏地过日子。

② [美]菲利普·罗斯:《鬼作家及其他:美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选》,董乐山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③ Roth, Philip: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01, p. 211.

④ Roth, Philip: *Operation Shylock: A Confession*,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94, p. 381.

同样不绝于耳,他们指责罗斯嘲讽物质主义,对性过度迷恋、对犹太人惊人的饶舌进行尖刻的讽刺以及对女性无情的玩弄等^①。同样有趣的是,在批评罗斯助长反犹太主义的同时,犹太社团又授予罗斯很高的荣誉和奖项,例如,罗斯曾于1960年获得美国犹太书籍委员会颁发的达格夫奖,并分别于1960年、1988年和2000年因《再见,哥伦布》、《反生活》和《人性的污秽》三次获得全国犹太图书奖(National Jewish Book Award)。

面对众多的好评,莱斯利·菲德勒气愤地回应道:“纽瓦克势必会造就一位和这座城市本身一样庸俗、怪里怪气、敏感、忧郁又肮脏的作家”^②。1972年,欧文·豪一反他在《再见,哥伦布》出版后对罗斯所进行的热情洋溢的肯定,专门撰文“重新审视菲利普·罗斯”对罗斯大加指责,认为罗斯“没有表现出善意”和“在文学技巧上失败”等等,他不惜以最恶毒的言论贬斥《波特诺伊的怨诉》,他直言:“对任何人来说,最残忍的事莫过于重读一遍《波特诺伊的怨诉》了。”^③除此之外,豪还指责罗斯没有很好地利用“犹太遗产”,他认为,“在较为重要的美国犹太作家中,菲利普·罗斯也许是第一个没有在道德和想象方面从犹太传统中吸取滋养的人”^④。在罗斯的众多作品中,《再见,哥伦布》和《波特诺伊的怨诉》无疑是引发争议最多的作品,其他作品也几乎无一豁免。实际上,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伴随着批评之声而面世的。杰里米·拉纳指责罗斯是个“谎言家”^⑤。约翰·格劳斯坦言,“罗斯对润滑剂、除臭剂、月经、手淫了如指掌”,这让他无法忍受^⑥。罗伯特·阿尔特则直接指责罗斯“对人性”怀有“一种宿

① Safer, Elaine B.: *Mocking the Age: The Later Novels of Philip Rot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 14.

② Fiedler, Leslie: “The Image of Newark and the Indignities of Love: Notes on Philip Roth”, *Critical Essays on Philip Roth*, ed. Sanford Pinsker, Boston: G. K. Hall, 1982, p. 24.

③ Howe, Irving: “Philip Roth Reconsidered”, *Critical Essays on Philip Roth*, ed. Sanford Pinsker, Boston: G. K. Hall, 1982, p. 234, p. 238.

④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东欧犹太人移居美国以及他们发现与创造生活的历程》,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40页。

⑤ Lerner, Jeremy: “The Conversion of the Jews”, *Critical Essays on Philip Roth*, ed. Sanford Pinsker, Boston: G. K. Hall, 1982, p. 28.

⑥ Gross, John: “Marjorie Morningster PhD”, *Critical Essays on Philip Roth*, ed. Sanford Pinsker, Boston: G. K. Hall, 1982, p. 41.

怨”^①。约瑟夫·科恩坦陈道:《解剖课》“仅仅是毒液的喷射”^②。菲利普·罕赦谴责《夏洛克行动》是“一本不实的邪恶之书”^③。格德霍姆·斯库勒姆指出,“罗斯的作品一直是反犹太分子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④。

尽管如此,历史已然证明,罗斯及其作品的价值越来越得到文学界和普通读者的认可。纵观其全部创作,罗斯在作品中着重探讨了彻底或部分同化了的犹太人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所需迎接的严峻挑战,以及他们在追寻自由、理想或梦想过程中的僭越逾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罗斯以众多的作品记录了当代美国社会、历史以及社会生活中人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罗斯非常善于把个体命运与宏大的国家叙事紧密结合起来,即将个体的命运镶嵌在国家大历史背景中。透过个体的生活来看历史一直是罗斯感兴趣的话题。作为一个关注个体存在的严肃作家,罗斯以其高超的小说艺术,通过让主人公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探索个体在历史洪流中追求、抗争、生存乃至毁灭的一生。事实上,罗斯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日新月异的美国社会始终拥有大量读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不断地追寻美国社会历史的流变,并将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其作品中。

在文学创作中,罗斯深受卡夫卡、莎士比亚、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福楼

① Alter, Robert: “When He is Bad”, *Critical Essays on Philip Roth*, ed. Sanford Pinsker, Boston: G. K. Hall, 1982, p. 45.

② Cohen, Joseph: “Paradise Lost, Paradise Regained: Reflections on Philip Roth’s Recent Fiction”, *Studies in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08, 1989, p. 197.

③ Hensher, Philip: Untitled review of *Operation Shylock*, *The Guardian* (“G2”), April 20, 1993, p. II.

④ Scholem, Gershom: *Sabbatai Sevi: The Mystical Messiah*, trans. R. J. Zwi Werblowsk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99.

拜、乔伊斯、拉尔夫·艾莉森^①、乔纳森·斯威夫特、契诃夫、萨德等文学大师的影响,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既有逼真的现实主义描写(如《伊人好时》),也有类似于卡夫卡《变形记》式的超现实主义想象(如《乳房》),更有斯威夫特式的政治讽刺(如《我们这一伙》)和萨德式的性描写(如《萨巴斯的戏院》)。

罗斯的创作技巧十分高超,他往往根据不同的题材,采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文学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进行实验和创新。很多作品具有明显的互文性,有些人物、事件反复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有些事件则取材于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他甚至还把自己的名字用到作品中,再加上他巧妙的虚构,这一切都模糊了其作品中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

后现代写作技巧不但有利于罗斯的文学创新,而且也是他用来探讨现实与想象、事实与虚构、艺术与人生之间关系的重要创作技巧。但是,当罗斯发现荒

① 在自传《事实:一个作家的自传》中,罗斯提到拉尔夫·艾莉森是自己非常“敬畏”的一位作家。1962年,罗斯与意大利裔美国作家皮耶特罗·迪·多纳托(Pietro di Donato)及艾莉森同受邀请,前往耶希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参加一个题为“少数族裔作家的良知危机”的专题讨论会,当罗斯受到众多犹太听众的非难和拷问时,艾莉森挺身而出替罗斯辩护。同为少数族裔作家,艾莉森与罗斯的处境在很多方面极其相似,他们都强调自己是美国作家,对自己的族裔身份都轻描淡写;都受到自己族群的批评和指责。耶希瓦大学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罗斯作为一位犹太裔美国作家的自身感受,当晚,他即宣布,“我再也不写犹太人了”,当然,他没有遵守这一诺言,参见 Roth, Philip: *The Facts: A Novelist's Autobiography*,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97, pp. 125~129。事实上,“罗斯从未抛弃自己与犹太读者的联系,甚至包括那些最怀有敌意的犹太读者”,参见 Parrish, Tim: “Becoming Black: Zuckerman's Bifurcating Self in *The Human Stain*”, *Philip Roth: New Perspectives on an American Author*, ed. Derek Parker Royal,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2005, p. 216。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罗斯与非裔作家和非裔美国人也有某种认同感。在他的散文《书写犹太人》(“Writing about the Jews”)中,罗斯曾多次提及艾莉森,参见 Roth, Philip: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01, p. 209。其实,这种少数族裔之间的认同感在罗斯的第一部作品《再见,哥伦布》中就有所体现,在同名中篇小说中,主人公尼尔·克勒门是纽瓦克图书馆的管理员,有一个黑人孩子经常来看高更的画,尼尔鼓励他办图书卡,这样便能把书借回家去读,黑人孩子因怕家人把书弄破而宁愿来图书馆看。为了能让黑人孩子看到他想看的书,尼尔会对借此书的读者撒谎,谎称此书已有人预借。尼尔甚至梦到他和黑孩子乘船来到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他是船长,黑孩子是他的大副,参见[美]菲利普·罗斯:《再见,哥伦布》,俞理明、张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7页。罗斯的黑人情结在《人性的污秽》中再次得到体现,有论者称小说中的科尔曼就是拉尔夫·艾莉森,参见 Parrish, Timothy L.: “Ralph Ellison: The Invisible Man in Philip Roth's *The Human Sta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45(2004), p. 423。